

# 结构、群像与观念出新

——《庭外》系列剧的艺术特色分析

戴清

系列剧《庭外·盲区》(6集)和《庭外·落水者》(14集)自7月14日在视频网站播出以来,即以时空交叉的结构形式、涉案剧的硬核专业性、紧凑的情节节奏、鲜活的群像塑造等特色引发观众的追剧热情,台网剧集景气指数名列前茅,为涉案剧律政剧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经验与启示。

## 创作观念与结构出新

叙事模式出新是近年来网络剧创新的着力点,叙事结构、叙述视角、悬念设置、时间循环等手法在网络剧集中多有试练,培育也适应了网络剧观众对剧集形式创新的审美需求。

《庭外》系列剧在结构上令人惊喜,围绕两个死刑复核案件,鲁南法官和乔绍廷律师在《盲区》和《落水者》中都有合作,戏份则各有侧重。同时,每个案件都不是孤案,《盲区》中田洋的案件和斯塔瑞集团偷走私案紧密勾连。《盲区》的片头还嵌套了鲁南的前史——一次艰巨的押解任务。在结构上颇似戏曲中的楔子,在功能上则像是为核心故事中的人物行为提供注脚。《落水者》的部分情节也担负着类似上述楔子的前史功能,为播出在前《盲区》中辅助说明乔绍廷的胆识与才干,也让观众更加理解并认同鲁南法官看似突发奇想的行为其实是建立在二人的信任与默契上。

从网络爆款剧《白夜追凶》始,到去年的《谁是凶手》,珠串式结构一直是悬疑涉案剧所青睐,即在一条主案件线索上串出多个小案件。这一结构形式也为《光荣时代》《安家》等不同题材类型所采用,通过“串”即主情节的张力与多个“珠子”次情节的精彩相互结合,主次不断扭结、推进,大大增强了情节的丰富性与叙事魅力。《落水者》在珠串式结构的设置上则有进一步的拓展,从一串多珠发展为多珠多串的网状结构;“串”作为主案件,既有王博、雷小坤绑架朱宏案,也有银行部门经理邹亮吸毒致死案,还有金馥和德志两家律所的行业竞争、旷北平对德志所和乔绍廷的激烈打压。这三“串”案件情节扑朔迷离,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珠”案同样是丰富的,包括舒购买、闽粤餐饮业员工受伤赔偿案、房屋财产纠纷案、韩彬酒吧毒品案等。案件之多、案件肌理之错综复杂都让14集的《落水者》有着超过几十集剧情的繁密错综,形成了“迷雾”套“谜团”、案件嵌套勾连的结构特征,也让情节密集而紧凑。



《庭外》海报截图

## 重压之下的人性考验与群像塑造

《庭外》摆脱了近年来某些悬疑涉案剧为了营造悬疑效果而故意玄虚或是为了反转而反转的创作窠臼,在对案件真相的追寻中凸显法官、律师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人物鲜活、群像丰满是与形式创新如影随形的重要追求。“慎杀”理念——对某些罪不当死的犯罪分子,我国法制也要为其提供辩护、在量刑上酌减,而不是草率处死,处理此类案件也更为谨慎和复杂。现实中的极端环境、盘根错节的案件、人物身处困境都可能构成沉重压力,也是表现主人公精神亮色与人物弧光的重要基础。《盲区》中的短镜头镜头头俭省却见真章,在极端恶劣气候与环境中心人物的选择,对诱惑的抗拒都见证了鲁南的素质品行,结尾时,鲁南对“盲区”的敏锐感知与对犯罪分子的判断追击都进一步证明了人物的英雄品格。而乔绍廷在

不解风情、薛冬的阴谋联想形象地再现出来。悬疑涉案剧的动作戏也是出彩的,如乔绍廷的随机应变,挨打时的忍辱负重、打架时的嫉恶如仇、直来直去都表现得无以复加。

## 硬核专业性的现实主义追求

《庭外》系列剧篇幅虽小,却是名副其实的硬核行业剧。作品中案件肌理繁密驳杂,篇幅有限,笔墨也就基本集中于案件调查,而不像有些律政剧过多地表现人物的情感纠葛。同时作品也不一味地回避人物的情感生活,只是不喧宾夺主。乔绍廷与萧臻如影随形,直至肝胆相照,但作品并不表现他们的相互吸引或擦出火花,而是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兄弟情、同事情、亲情决不是“戏不够、情感凑”的结果,而始终是与案件进展、调查行动紧密结合的部分。

《庭外》系列剧的风格特征不尽一致,《盲区》的悬疑感更强,但超越了一些网剧过于暗黑、渲染暴力的模式,也没有走社会派推理过多表现社会边缘人群与社会创痛的套路,而是更为正面立体地塑造法官、律师的责任担当与大智大勇,又决不陷入观念演绎,而始终是形象的、动人的。《落水者》对乔绍廷身处人生低谷的生活职业状态如抵押车、换车、居所被房东东锁、在小饭馆吃饭等情节细节烟火气十足。作品对律政生态、职场众生相、职业伦理的真实表现赋予了作品以硬核专业感,也让作品完全跳出了律政剧一度流行的过度时尚感与精英感。这些因素都决定《庭外》虽设置悬疑却不阴险,职场表现硬核专业又有着沉甸甸的生活质感。

在悬疑叙事策略上,《庭外》对信息的扣押与延迟满足观众方面的完成度较好,但因案件密集,作品在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事实的交待上有时略显仓促,造成个别推理逻辑不甚清晰,如《盲区》中陈曼和徐慧文之间的关系,闪回中徐田夫妻多次对峙,但“如何当枪使”却交待得不清楚。再如《落水者》舒韵案中刘总嫁祸于子,又加以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也语焉不详。但瑕不掩瑜,《庭外》系列剧是一部结构出新、群像生动、精神内涵丰富的现实主义网络剧力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 缓慢驶出港湾的船

——评程永新的小说集《若只初见》

孟繁华

上海的《收获》杂志是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一个标识,一座高峰,同时也是一个“门槛”。而《一个人的文学史》《穿旗袍的姨媽》《若只初见》等作品是《收获》主持人程永新多年来从事文学活动和创作的见证。

《一个人的文学史》因其独特而兼具史料和文学史价值,那里记述的人与事,是一个在场的文学编辑的思想和文学探讨。如果跳出作品看,那里有一个极其感人的、有文学情怀和情感的背影若隐若现;而他的创作,《若只初见》则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一个文学家对文学的未了情。

《若只初见》是五个中篇小说的合集。其中大多数我陆续读过,有的还在年选中选过。这本集子题材各异,形状最独特的是《青城山记》。这部作品叙写着与历史、武侠、寻仇有关的故事。青城山下,碧瓦青砖,飞檐峭壁,那个名曰丰子的将军的意念、性格以及最后自尽于屏息亭,这只是故事的外壳,对人性或性格缺陷的描摹,与历史场域无关。抑或说,程永新只不过借用了青城山的人与事而已。

《若只初见》仿佛是一首悠远感伤的抒情诗,八十年代的人与事已经过去却没有终结,关于情感的故事,无论有怎样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不说也罢,一谈便罢,“女王”终究远行没了踪影,所谓情未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风的行状》中的米林似曾相识,小说中的那尊女神像也似曾相识。如是,对这个主人公的讲述我们便不再陌生。故事看似一个隐喻,女神宿命般地被安置在中轴线之外,即便看门人有再多的钥匙,也难以开启米林的迷茫和“图书馆”无尽的秘密。

《麻将世界》中的阿克隆仿佛是今天抖音中的人物,他侃侃而谈深入浅出。重要的是小说再造了八十年代校园的氛围,音乐、舞蹈、谈恋爱,青春无敌的岁月随意挥洒。但阿克隆难以免俗地还是远走他乡,小说一如生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了写《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程永新甚至真的去了清迈,写作与旅行齐飞也不失为一种洒脱和认真。小说中的人物与这一代人的关系实在特殊,八十年代流行歌曲的旋风温柔地刮过大江南北一个歌手与一个时代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可能还没有第二人。

我对《若只初见》更感兴趣的,是程永新通过小说表达的八十年代的心情。一段时间以来,“重返”八十年代近况,在这种重返中,八十年代被重新构造。而每个“构造者”都有几乎成了当年八十年代塑造者的无意识。当然,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一种建构,历史是在被建构中讲述的。因此,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文学是“正史之余”,它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历史,这个方式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于历史的情感。我想到了蒋韵的一篇小说《行走的年代》。这也是一篇表达对八十年代情感的小说。它流淌的气息、人物的面目、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小说的整体气象,将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提炼和表达得炉火纯青,那就是我们经历和想象的青春时节:它单纯而浪漫,决绝而感伤,一往无前地在时代中行走。

《行走的年代》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悠长、高蹈和尊严,它与世俗世界没有关系,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飞翔。诗歌、行走、友谊、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等表意符号,构成了《行走的年代》浪漫主义独特的气质。但是,当浪漫遭遇现实,当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是青春过后的追忆与思索。因此,这是一个追忆、一种审视,是一部“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代人的青春时节就这样如满山杜鹃,在春风里绽放。不夸张地说,蒋韵写出了我们内心流淌却久未唱出的“青春之歌”。

我们铭记怀念那个时代的,不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我们在赞美它的辉煌的同时,当然不应忘记蒋韵笔下被歇斯又远行的陈香,程永新笔下远行的“女王”,远行的阿克隆、“远行”的邓丽君,他们一起带走了八十年代的歌唱、舞蹈、痛饮和诗,也带走了迷茫、惆怅和无尽的感伤。因此,在程永新那里,八十年代并非完美无缺,否则,不同的作家也不会没有约定地一起放逐了他们心爱的人物。这些“远行”的人物后来呢?一如宝玉、子君、高觉慧……因此,经历了八十年代的作家处理人物的方式仍然没有超出他们的前辈,由此可见,“我们的八十年代”,不过是一群“文青”手造的幻影。

程永新在八十年代修造的船,没有即时远航,所以也没有乘风破浪。他几经修造,在今天谨慎、缓慢地驶出港湾,既恰逢其时,也姿态优雅恰到好处。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 文艺辣评

# 倡导粉丝“理性观剧”,只是赢回“大众缘”的第一步

比由



仙侠古偶剧《沉香如屑》剧照

仙侠古偶剧《沉香如屑》“空降”暑期档。这部杨紫、成毅主演的“S+”项目此前没有定档预告、预热宣传,突然的开播令期待已久的粉丝又惊又喜。播出次日,该剧热度即冲上猫眼“网播热度”第一位并延续至今。然而和绝大多数仙侠剧一样,粉丝、剧迷“狂欢”的另一头,是“难看”“(女配)艳压(女主)”也挂上热搜。对于这样的舆论拉锯,两位主演带头发出主创团队的“追剧tips(提示)”,呼吁“文明观剧,理性讨论”,倡导求同存异的观剧氛围。

作为一部受众主要为青年偶像粉丝以及仙侠网文读者等低幼、青年人群的作品,主演做出表率,带头呼吁文明观剧值得欣慰。过去

几年,舆论场苦仙侠古偶剧战已久。不少观众是因热搜榜“霸屏”对剧集产生好奇,点进剧集,没想到却被粉丝的“无脑彩虹屁”弹幕刷屏。关掉弹幕,在社交平台随手写下两句观剧感受,可只要出现负面关键词,就会有粉丝循迹而来争论。再者,宣传期各种营销号“拉踩”文案满天飞,为追逐流量,刻意将“捧一踩一”包装成同题材同类演员客观比较,可评论区很快沦为各家粉丝对垒的阵地。而个别演员本人,也因自家业务不过硬,迫切需要粉丝“护航”,于是诱导粉丝做数据、炮制话题试图扭转恶评。于是,最初主演颜值演技、剧情安排、服化特效的讨论,最终都演变成了对主演的人身攻击与网友的谩骂互撕,和对平台恶

意竞争的阴谋论。一部大制作仙侠古偶热播多久,各大社交平台就要吵多久,文娱热搜榜好差评轮番招呼呈现“冰火两重天”,公众在这种乌烟瘴气的舆论氛围里不堪其扰。长此以往,自然将仙侠古偶这一题材置于了大众观剧的对立面,触发普通网友的情绪反弹,仙侠剧也就被贴上了“粉丝专供”标签,更难破圈成为全民级“爆款”。

此次《沉香如屑》的“观剧tips”,对这些不良现象均有提及,尤其是提醒粉丝观众,如遇到恶意拉踩、引战,也应“冷静对待、依法处理”。可以说是从传播链上,试图斩断舆论大战的导火索。然而,这还只是赢回“大众缘”的第一步。在这之后,我们期待主创平台更能从源头上,遏制仙侠古偶的弊病。这几年屡屡引发骂战的负面评价,都是非理性吐槽?显然不是。此次《沉香如屑》虽然剧情节奏加快、男女主角表现力不俗颇有CP感,但古偶创作顽疾一样不落,戏剧冲突核心点仍围绕“神仙禁止谈恋爱否则三界大乱”展开,甚至将“三生三世”的虐恋升级到了“千年之恋”。至于服饰特效,高饱和度的滤镜柔光,也难掩塑料感与廉价感,大众难免再次发出质疑——动辄数亿投资用到哪里?

我们必须承认,仙侠古偶有着很强的圈层属性。由于其架空的世界观设定与爱情故事主线,受众年龄层偏低,很难成为主流市场全民追捧的精品。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注定不会成为观众”的批评建议之声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在赛道成熟,竞品增多的情况下,现有市场已趋于饱和。在这一情况下,谁能开拓圈层外的观众,谁就能够掌握市场主动权。眼下,仙侠古偶频频“出海”在欧美东南亚市场掀起观剧热潮,甚至引来他国模仿翻拍。我们自己如若满足现状,继续套路化、工业化制作,这一蓝海将又被过度挖掘消耗。等到那时,仙侠古偶身上的负面标签,绝不是一面过度营销霸榜,一面倡导理性观剧,就能轻巧抹平的。